

中美中东石油关系解析*

舒先林

摘 要: 作为居世界前两位的石油进口和消费大国,中美都离不开中东石油。中美在中东必然因石油而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双重性——事实上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在中东石油领域,如果两国展开过度竞争甚至恶性竞争,双方可能走向“零和”或两败俱伤的“负数”结局;如果两国开展对话、合作或实现竞争下的合作,则完全可以在中东石油甚至其他能源领域实现互利双赢。

关键词: 中东石油;中美博弈;国际竞争;能源合作;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 舒先林,博士,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205)。

文章编号: 1673-5161(2009)05-0027-07

中图分类号: D371

文献标识码: A

*本文为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石油进口大国互动关系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研究”(2009106)和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石油进口大国互动关系与中国石油安全研究”(2008d05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东地区在当代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体现在多个方面,而石油资源可能是其最大战略价值所在。作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石油进口和消费大国,中美都离不开中东石油。由于美国中东石油战略实质上是一种霸权战略,主导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因此中国中东石油供应安全问题必然涉及一个重大变量——美国因素。该因素不仅事关中国经济利益,还涉及中美政治和安全利益等方面国家利益。分析和研究中美在中东石油领域博弈的性质和特征,把握中美中东石油竞争与合作的双重属性,推进中美在中东石油和其他能源领域开展良性竞争和国际合作,对于避免中美因能源利益走向对抗或冲突,实现两国能源安全双赢和稳定国际能源秩序,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互动:中美中东石油关系的特征

由于石油是一种特殊商品,除经济属性外,其浓厚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色彩与国家战略利益紧密相关。因此,考察中美石油关系离不开对中美关系大局的分析,中美关系大局主导着中美石油关系,特别是中美中东石油关系的性质和基本走向。

1. 中美关系基本格局及发展态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基本处在曲折波动、摇摆发展的不稳态势之中。但也应看到,两国自建交以来关系确有很大发展,双方在许多领域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对两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少利益。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由冷战时的外在因素(如联合抗苏)转向内在因素(国家利益),双方关系在波折起伏之中逐步发展。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时

与克林顿总统共同签署联合公报，达成两国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双方关系隐约出现健康而稳定的发展趋势。2001年小布什总统就任伊始，宣称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一度又蒙阴影。但随着“9·11”事件的爆发，曾被视为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布什政府又将中国视为“朋友”，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甚至称这一时段的中美关系为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好时期”。2008~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前后，中美两国将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战略经济对话”提升为“战略与经济对话”，多次强调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和合作基础，并在涉及气候变化、清洁高效能源、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区域性问题及其他政治经济问题方面达成广泛共识或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有关中美关系重要性的一些新概念（如G2、Chimerica^①）日益为世人所关注。

但中美关系的发展事实上充满了曲折。对此，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中国前外长钱其琛深有感触：“中美之间既有合作又有斗争，所以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奉行一种‘合作加防范，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这种两面性决定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本性和它的国家利益。因此，就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一样：尽管中美之间麻烦不断，但是总不至于破裂；而中美关系取得进展的时候，又往往冒出来新的问题。”^{[1]413}由此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似乎与美国政要偏好和个性相关，总是处于偶然、混乱和无序之中而无规律可循。其实中美关系也有其基本规律，主要表现在中美之间的合作领域日益扩大、两国关于世界稳定与和平观念及其发展模式仍存分歧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继续保持两面性等三个方面。^{[1]412-413}因此，中美关系呈现出“时好时坏”的摇摆性和双方“可敌可友”的可逆性状态也是一种必然现象，这主要由中美关系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决定。

中美关系的矛盾根源于两国国家利益的结构性矛盾：双方在对外战略目标和社会制度性质等方面基本对立；在经济利益方面相互交织甚至相互依赖；而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既存在重大差异又发生着碰撞和交流。这表明，在中美关系中交织着共同利益、交叉利益和冲突利益^②等结构性利益矛盾关系，这种利益矛盾关系正是产生中美双方“可敌可友”状态的根本原因。因此，未来中美关系大局及其发展趋势也必然受制于此，呈现既对抗竞争又妥协合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发展态势。

2. 中美中东石油关系的双重性

在国际经济领域，石油是一种按照商业原则交易的最大宗贸易商品，但在国际政治、外交乃至军事领域，它往往又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和大国争夺的对象与战略工具。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专家罗伯特·吉尔平看来，大国关系在“体系的变更”、“系统的变革”和“互动的变化”三个层面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所谓“体系的变更”，主要是指该体系的各种实体或主要行为者特征的变化；“系统的变革”，包括权力在国际上分配的变化、威望等级的变化以及体系中具体规则和权力的变化；而“互动的变化”则是指一种国际体系中的行为者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互动，或者各种进程的变化。^{[2]22-24}如果把吉尔平的国际体系变革理论加以引申，将美国所建立的中东石油霸权体系视为一种国际体系，那么，可据此分析中国参与中东石油开发与贸易对美国石油霸权体系的影响，进而探讨中美中东石油关系在三个层面上的表现。在第一个层面上表现为冲突利益：美国要维护中东石油霸权体系，确保对世界石油格局的控制；而中国主张建立国际能源新秩序，公平合理地参与中东石油资源的竞争。在第二个层面上可能有交叉利益：美国不能无视中国经济

① “G2”指“中美两国集团”，强调中美合作对于世界的重要性，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奥巴马总统外交顾问布热津斯基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而“Chimerica”则由China和America两词组合而成，它由经济史学家、哈佛大学的尼尔·弗格森教授创造，最初是用来说明中美之间紧密的经济依存关系。

② “共同利益是指国家间的认同利益，即国家间相同的并且可以相互合作谋求的利益。”“交叉利益是在特殊问题上、特殊条件下可能达成协议的利益，与共同利益尚有区别。”“冲突利益是指国家间不可调和的相互对立的利益。它往往会成为冲突的直接原因。”参见高金钊：《国际战略学概念》，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发展对世界的贡献以及由此导致的石油需求增长，不能干涉中国以和平方式和商业原则与中东产油国开展能源合作，当然中国也不会以不公平竞争的方式，更不会主动以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影响美国中东石油既得利益。而在第三个层面上可能有共同利益：面对国际石油需求的巨大增长、石油地缘政治争夺的加剧以及石油价格波动的风险，美国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石油消费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开展合作，并就各自的能源政策和战略与国际或地区石油组织（如 OPEC、IEA 和 APEC 等）加强沟通和协调。只要中国在中东获取石油的行动不引起“体系的变更”，即不动摇或瓦解美国中东石油霸权体系，那么中美石油合作仍然是可能的，反之，则会产生竞争，甚至出现对抗和冲突。

中美中东石油关系在中美关系大局中既不是两国共同利益，也不完全成为冲突利益，而可能是一种交叉利益为主的利益关系，或在交叉利益与冲突利益之间移动的关系。这表明中美中东石油关系如中美关系一样也是一种不稳定的利益关系。从石油的经济属性方面看，可能存在一定共同利益，但更多是交叉利益；从石油的非经济属性看，则基本不存在共同利益，而存在冲突利益的可能性较大。由于中美在石油方面的直接经济利益（如中美石油企业合作产生分工利益及商业利润等）小于石油的非经济利益（石油安全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因此两国不会在政治上主动寻求合作；但如果两国整体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大，以至一旦中国经济因石油安全问题受损，并直接影响到美国经济甚至政治（如中国减少从美国进口商品或大量抛售美国债券），那么美国可能会从外交和政治层面改善与中国在中东石油领域的关系。

据此看来，中美中东石油关系也主要是一种矛盾性的双重关系——事实上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如果竞争与合作并存且倾向竞争一侧，这可能是一种“零和”关系，如果进一步滑到对抗和冲突的一端，则会出现两败俱伤的“负面”关系；如果竞争与合作并存且倾斜合作一侧，或达到一种竞争下的合作，这种关系可能是一种较为稳定的、良性的和“非零和”的双赢关系。

二、竞争：中美中东石油博弈的体现

在未出现重大科技革命和新能源大规模商业化运用的前提下，当今世界对石油的高度依赖情况不会根本改变。在此背景下，中美因各自国内石油供不应求矛盾的发展，必会在中东等世界油气资源富集地区寻求石油供应并发生互动关系，而在此关系中不可避免存在着竞争性一面。

现实主义的重要人物汉斯·摩根索曾对中东石油特有的经济和政治功能及其互动关系作过简短评述：“阿拉伯半岛蕴藏着大量石油。谁能把它们加入自己的其他原料来源，谁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资源，并且以同样比例剥夺了对手的资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美国，在一段时间里还有法国，在近东从事那种被适当地称为‘石油外交’的活动，即建立势力范围，从而在某些地区得以独占石油储藏。”^{[3]158} 摩根索这一评述还直截了当地指出西方大国在中东石油上的竞争关系和争霸行为，这可能正是石油特别是中东石油不能单纯以经济资源或一般商品存在的根本原因所在。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其 1996 出版的并引起全球极大关注和持续争论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一个假设，即 2010 年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为石油发生战争，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与中国交战。在此假设中，亨廷顿从文明冲突的视角演绎了世界各大文明间卷入一场全球范围战争的过程。尽管其“文明冲突论”忽视了文明间合作、交流和共处的历史与现实，存在着重大缺陷而遭致世界范围的激烈批评，但他以石油为线索对大国特别是中美利益冲突所作的假设绝非捕风捉影和无稽之谈。他在此假设中说：“对于美国来说，为了维护国际法、抵抗侵略、保卫海洋自由、保证获取南中国海的石油，以及阻止东亚为一个国家所控制，这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干预是完全不能忍受的。”^{[4]366} 亨廷顿在这场假设的冲突中所分析的中、美、俄和中东产油国之间的石油利益争夺的具体过程尽管不可能真正发生，但其中涉及的大国特别是亚太石油消费大国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无独有偶，

美国两位专门研究石油的学者也认为中美会发生石油对抗，理由很简单：“经济增长同利用能源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说明，我们为何能设想以下观点：从总的趋势来看，中国和太平洋地区将对未来的能源产生支配性的影响，甚至，会在获取中东石油资源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竞争和对抗。”^[5]^[14]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两位高级研究人员的观点，不仅集中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和平利用中东北等地油气资源的防范和排斥心理，而且有意无意夸大中国对中东石油和美国利益的“威胁”。他们认为：“中国这一潜在力量不愿被动地接受美国领导，并与其他国家争夺战略能源控制权，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所造成的潜在威胁，尤其会对美国的中东利益构成严峻的挑战。”“若无法促使中国采取更加负责的政策，中国寻求能源的努力就可能逐步加剧中美在中东的利益冲突，这将威胁到美在该地区的目标，加剧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发展最快国家的更为广泛和不利的对抗……美决策者应该开始考虑研究制定管理中国在中东挑战的策略了。”^[6]这些出自美国人士的代表性话语背后反映出来的问题，如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把中国和平合理利用世界石油资源歪曲为“中国石油威胁”，而美国竟要“管理中国”，甚至企图“自由”获取中国境内的“南中国海的石油”等，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深思。此外，美国媒体对中国在南美洲和非洲的油气勘探开发活动也表示担忧，对中国在中东、中亚、拉美和非洲等地区发展能源合作进行指责并提出异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关注中国石油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广泛影响。

有些美国人不仅在舆论上鼓吹“中国石油威胁论”，视中国为石油战略对手，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和平拓展油气资源的活动或施加压力，或进行遏制。近年来，在中国与南中国海、东海、钓鱼岛及与周边邻国（如日本、越南、菲律宾等）的领土或资源争议中，美国总是有意无意指责中国，并对中国石油企业国际化经营进行干预，这在“大中东”地区表现最为典型。20世纪末，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修建长达3000公里中哈石油管道的协议，美国出于阻止中国对中亚石油竞争和其他战略目的考虑，极力促成了与东向“中哈线”相反的一条西向石油管道“巴杰线”的开通，这条美国主导石油管道显然对“中哈线”石油输出量构成挑战。2006年7月，“中哈线”正式开通，中国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原油标志着在探寻和开辟石油运输新途径及突破马六甲海峡“瓶颈”上取得重大突破。但美国一度阻挠中哈石油管线的建设，此后还通过经济支持和外交手段要求哈萨克斯坦向“巴杰线”输送石油，而“中哈线”主要运输来自俄罗斯的石油。^[7]2003年12月，中国石化集团在伊朗卡山区块风险勘探中成功打出高产油气井后，继续争取在伊朗竞争其他区块的开采权，但受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劝阻。^[8]而中国与沙特的石油合作更是牵动“美国神经”，它担心中国在“美国与沙特的关系恰好处于高度紧张的时候”^[9]与沙特密切合作，将动摇其与沙特的长期战略盟友关系。美国不仅对此高度戒备，而且极力阻止。此外，中国与阿曼、苏丹和阿联酋等国的能源合作也受到美国不同程度的“关注”。

中国近年来在致力于推进建设和谐世界的过程中，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以和平方式和商业原则开展能源合作。中国以负责任大国态度对国际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所作的贡献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和赞赏。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对能源需求进口的正常经济行为常被过分“政治化”。因此，在未来中美关系中，石油可能成为另一个重大并可能影响到双边或多边关系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不管自觉或愿意与否，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别无选择，已经并将继续卷入对包括中东石油在内的世界油气资源的激烈竞争，包括与美国的竞争。

三、合作：中美中东石油双赢的桥梁

基于对中美关系竞争和合作共处、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发展大局和演变的规律的认识，战略性合作应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同样，在国际石油安全领域，中美更应避免恶性竞争，防止走向对抗甚至冲突，在加强沟通、交流和协调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合作或竞争下的合作应是处理未来中美中东石油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中美中东石油关系实现“双赢”的基本条件。

1. 竞争下的合作应是处理未来中美中东石油关系基本准则

首先,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是实现中美中东石油竞争下合作的基础。中美中东石油关系发展的理想境界是双方实现竞争下的合作,而这种境界的取得又离不开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大背景。中美关系发展的实践表明,对于美国而言的对华关系和对于中国而言的对美关系皆为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最重要关系和最大难题。双方应从长计议以促进中美关系稳定持续发展。1989年邓小平对基辛格说:“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10]422}美国和中国,一个是世界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一超”,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和有重要国际地位的政治大国。两国在维护亚太乃至全球和平与稳定、解决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难题、促进双方共同发展和繁荣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因此,有理由相信,只要中美双方在进行良性竞争的前提下致力于建设性的全面合作,中美关系在21世纪上半叶必将避免相互防范的“零和游戏”式的恶性循环,走向合作与协调,实现共同受益的“双赢”局面。

其次,在中东石油博弈过程中,中美与中东产油国三方有一定依赖关系,尽管这种依赖是非对称性的,但它表明必须实现某种形式的合作才能使各方受益。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在国际关系中,“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权力资源,在某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11]11}据此,在中美和中东产油国三方相互依赖关系中,中东产油国是能源净出口国,中美是竞争油气资源的净进口国,似乎中东产油国居于主导地位,而中美两国则只能被动接收或展开恶性竞争。其实不然,石油资源作为中东国家的头号大宗出口商品,与其财政收入和经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失去中美两个稳定大市场的巨额需求,对中东国家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危机。除恶性竞争可能产生冲突利益外,对于中美来说,竞争中东石油资源还存在某些共同利益或交叉利益:维护中东石油的稳定供应、化解价格剧烈波动风险、实现石油供应安全、维护各方石油利益。但这些利益并不能通过恶性竞争甚至冲突来实现,而应靠良性竞争或竞争下的合作来达到,因为“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12]10}。中美在中东石油方面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两国国内石油供求关系的诸多相似之处。对中美双方来说,目前在中东石油领域并非是否应该合作和能否合作的问题,而是怎样有效合作的问题。套用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一句话,就是各方“如何在争取控制国际系统为自身利益服务的竞争中形成和维持互惠的合作模式。”^{[11]323}如果能够实现这种合作,无疑有助于改善中东石油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促进中东局势乃至国际石油局势的和平与稳定。

最后,中美完全能够通过竞争下合作实现在中东石油领域的互利双赢。面对全球范围内激烈的石油竞争关系,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石油公司几乎垄断全球80%已探明优质石油资源的情况,中国今日已随全球化浪潮被卷进国际市场,为现代化发展寻求国内所短缺的石油资源。作为一个正在崛起、已拥有全球和地区利益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必然在包括中东在内的全球范围参与广泛的能源竞争以确保海外油气资源供应安全。但就中美中东石油关系而言,除竞争外,双方在中东、亚太地区和全球开展石油乃至新能源等项目的合作,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事实上,中美开展国际能源合作具有重要的利益基础:两国都需稳定而可靠的海外能源供应,都希望国际油价稳定低廉;作为海上能源运输大国,两国都希望确保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和畅通;同时也都需要发展各种新能源和减少碳排放。中美两国业已在石油、煤炭、电力、核能和能源企业融资等方面有过合作,这为双方进一步能源合作奠定初步基础。^[13]近年来,中美在能源和环保方面已达成多项共识,并准备在多个能源领域加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这些均有助于减轻中美两国大量进口中东石油所带来的压力,并通过合作致力于解决国际能源长期安全供应等全球性问题。

2. 中美合作的核心是避免因石油而走向对抗或冲突

尽管合作或竞争下的合作是中美中东石油关系的最佳状态,也是中美在世界范围实现各自石油安全“双赢”局面的基本条件,但这并不能掩盖中美中东石油关系的战略竞争性,也不意味中

美完全可以避免在石油问题上的对抗和冲突。事实上，关于两国在中东等地发生石油冲突的讨论和论断，不仅在美国存在，在中国也不乏其例，只不过“冲突论”在美国表现得更加直接和广泛。

在中国，有学者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了国家间的石油冲突问题，认为国家间石油冲突并非偶然，而是系列深层原因所致，如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对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快于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以能源作筹码，限制后进国家赶超速度；各国战略能源储备和利益集团的活动加剧了全球能源冲突等等。^{[14]255-257} 也有学者推断中美可能因中东石油而发生冲突乃至热战，原因在于世界石油资源的有限性、中国的强大及其对石油需求的扩大，必然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斗争，加之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同，“使地缘政治的争夺变成导致冲突和摩擦的‘热战’，使中国石油供应安全在安全链的各个层次上都可能受到美国政治和军事的严重威胁。”^{[15]287-290}

在西方，许多人基于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由中美冲突推论中美石油冲突。在美国有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短期内，中美关系不可能恶化；但是从长远观点来看，两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极可能因为未曾预料到的灾难性事件而增强”^[16]。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后起国家为争夺资源、市场和势力范围，会通过战争向霸权国家发起挑战，该理论至今仍有很大市场。2005年5月，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试图决定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此事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大胆预言，“油气资源的竞争将会成为未来几年国际冲突的最有可能的原因”^[6]。言下之意，中美两国很可能因能源问题而武力相向。德国著名学者恩道尔对中东石油引发的武装冲突作了进一步分析：21世纪前二十年，除中东外，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油气资源可能会消耗殆尽，为排挤中俄等竞争对手对中东石油的控制，独霸中东这一最后的油库，美国遂不顾全球反战浪潮并绕开联合国一举武力占领伊拉克。恩道尔在书中引用了小布什政府能源政策计划的一个制定者关于军事占领伊拉克的一段自白：“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把主要的军事力量集结在中东地区……如果我们在伊拉克拥有武力，那么石油供应就不会受到破坏。”^{[17]248} 言外之意，如果中国等国家与中东产油国开展合作，势必“破坏”美国的石油供应，并引发中美冲突或战争。更直截了当在文章标题上使用“美中两国将为石油而发生冲突”的是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主任盖尔·勒夫特。在分析中国近年石油对外依赖度的增加和中国未来汽车数量将超过美国的情况之后，他推论说，“依赖石油就意味着依赖中东”，中国会为石油“向伊朗和叙利亚等国提供技术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部件及其投射系统”。他在指责那些对中美中东石油关系有助于地区稳定“持乐观态度的人”之后断言：“历史证明，结果是相反的。超级大国在争夺稀缺资源时很难共存。”勒夫特的结论是，中美两国将为中东石油发生冲突，因为“在这个爆炸性的复杂地区无法容纳两个不仅争夺其石油、而且争夺其人民的支持、思想倾向和忠诚的大国。”最后，他关于中美避免中东石油冲突的建议倒是很干脆——“向中国人指出避开石油对双方都有益”^[18]。勒夫特似乎在警告中国：要“跳过石油”，不要使用美国人正在大量使用的石油，否则发生冲突并后果自负。这正是美国中东石油霸权本质一个极好的注解。

四、结语

事实上，中国因石油问题而介入中东并不触动美国在海湾战争后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后所实际形成的主导地位。中国在中东或世界上任何地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有全球战略上的图谋，现在只是基于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考虑，以商业化、和平与平等的原则获取自己所需的部分资源。中国不会主动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更无能力对美国中东石油霸权体系进行“体系的变更”。尽管中国参与了石油资源的竞争，但事实证明，中国在中东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基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中国不仅在中东石油局势、石油价格水平的长期稳定以及中东和平进程等方面不会与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发生冲突，且对于任何能够促进中东局势稳定和石油安全的建议或协作，中国都积极支持、参与和合作。

中美在中东石油关系问题上,和则两利,合则双赢;斗则俱伤,战则两败。因此,避免中美中东石油冲突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务实的政策策略,构建中美石油合作良性发展之路。美国是中美中东石油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正视“中国的崛起是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的”^{[1]412}事实,以更加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处理与中国在国际石油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参考文献]

- [1] 钱其琛. 外交十记[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 [2] 樊明勇.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流派[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3] 汉斯·摩根索. 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 求和平[M]. 卢明华, 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 [4]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 等,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 [5] 迈克尔·埃克诺米迪斯, 罗纳德·奥力格尼. 石油的色彩: 世界最大产业的历史、金钱和政治[M]. 刘振武, 等, 译.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02.
- [6] 弗林特·莱弗里特, 杰佛瑞·贝德. 规范中美在中东的能源竞争[J]. 国际贸易译丛, 2006(4).
- [7] 于鹏. 中美石油: 互信对话合作双赢是大道[J]. 中国石油企业, 2007(12).
- [8] 课题组. 中美能源对话与合作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 2008(55).
- [9] 盖尔·勒夫特, 安尼·科林. 中国与沙特的联系[J]. 评论(美国), 2004(3).
- [10] 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 [11] 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M]. 门洪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2]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3] 肖炼. 中美能源合作前景及对策研究[J]. 亚非纵横, 2008(4).
- [14] 管清友. 全球能源的政治经济学与能源战略[M].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多边机制与中国的定位.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7.
- [15] 吴磊. 中国石油安全[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16] A. L. Friedberg. September and the futur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J]. Survival, Spring 2002.
- [17] 威廉·恩道尔. 石油战争: 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M]. 赵刚, 等, 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 [18] 盖尔·勒夫特. 美中两国将为石油而发生冲突[J]. 洛杉矶时报, 2004-02-02.

Analysis of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ern Oil

SHU Xianlin

Abstract As the top ranks of world's oil import and consump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oth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Middle Eastern oil. In the Middle East, these two countries are bound to meet due to the oil. Sino-US relations on the Middle Eastern oil have a dual nature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ern oil fields, if the two countries launched an excessive competition or even vicious competition, the two sides may move toward “zero-sum” or a “dual-loss” negative outcome; If they keep in dialogue or cooperation with rational competition, China and US can completely achiev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ern oil or other energy fields.

Key Words Middle Eastern Oil; China-US Gam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Energy Cooperation; Sino-U.S. Relations

(责任编辑: 钮 松)